

《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热点》丛书

俄罗斯：

解体后的求索

主 编

孟庆枢

李毓榛

钱林森

李毓榛
任光宣
等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解体后的求索

——代序言

1992年12月，立国75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泱泱大国，訇然解体了。顷刻之间，天翻地覆。随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飘然降落，俄罗斯大地送走了一个历史时代。俄罗斯人面对物价飞涨，卢布贬值，纷乱的社会秩序和无拘束的自由之身在想什么？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在她的长篇小说《前进中的战斗》中，曾描写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在苏联人的精神上引起的震动。那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小说主人公巴希列夫面对斯大林的遗体在想：

“什么将同这个人的死而消逝？什么又将留之永恒？”

今天的俄罗斯人是否也在问：什么将随苏联的解体而消逝，什么又将留之永恒？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苏联解体之后，什么东西应弃之不用，似乎是明确的。早在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宣布解体之前，那否定的矛头就已有了明确的指向。1991年矗立在莫斯科街头的捷尔仁斯基和斯维尔德罗夫的塑像已被推倒，捷尔仁斯基广场也随之恢复旧名——卢比扬卡；横贯莫斯科市中心地区的主干大道——马克思大街，也恢复了它的旧名——剧院巷，猎品市场，苔藓街。在文化领域，《文学报》1991年就已载文宣告“苏联文学：寿终正寝”，报刊上连篇累牍地载文说一部苏联文学史根本不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意识形态斗争前

线的胜利报告”，法捷耶夫是“最陈旧的幻象”，《青年近卫军》“缺乏内在冲突”，“没有性格”，阿·托尔斯泰的天才用的不是地方，他的《彼得大帝》是借古媚今，为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进行辩护。肖洛霍夫是“压迫者行列”的一员，《被开垦的处女地》“真假掺半”，“歪曲生活”，是同斯大林的政治交易。连那篇曾经震撼苏联广大读者肺腑，催人泪下的《一个人的遭遇》，也被人说成是“粗俗的小说”。一时之间，似乎苏维埃国家在几十年中所建立起来的精神财富全都分文不值了。

然而实际上也并不那么简单。作为国家的苏联，其解体似乎是顷刻之间的事，但实际上是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意识的诸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70余年的历史存在毕竟培养了几代公民，毕竟在几代人的心中埋下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种子，留下了或好或坏，或深或浅的印痕。苏维埃国家的灭亡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倒退，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能做出判断的，历史的问题留待历史去解决吧，但是可以肯定，今天俄罗斯的现实生活，的确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挥舞大棒，横扫一切，痛快淋漓。但是，几十年的历史毕竟不是一通棒打就可铲除净尽的，千丝万缕的思绪，细密萦绕心间的情怀，民族的、传统的、心理的、历史的、文化的、感情的，种种情愫，在一通棒打之后，竟出现莫名的失落。往昔的信仰，已成为今日讨伐的对象；过去光明美好的精神家园，在某些人的口诛笔伐、枪炮轰击之下，已是断壁残垣。精神上的失落和寻找精神的家园，是当今之下许多俄罗斯人的一种共同的心态。因此，当今俄罗斯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从寻求精神家园的民族心态中找到它们的本源。

首先是宗教。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东正教在俄罗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几十年中，

宗教活动,平民百姓中对宗教的信仰,虽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并没有断绝。而且,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民族的精神的传统,也不会因为宗教活动的中断,宗教仪式的废弃而中止,它像水下的潜流仍在人们意识的深处流动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因此,当苏联国家解体之际,宗教文化便成为全社会的热点现象。昔日拆毁或改作他用的教堂,现在又集资重建或恢复旧观;年轻的情侣,在教堂的圣坛前面,宣誓永结百年之好,并接受神父的祝福。为生活奔波的人们,辛苦劳累一周之后,礼拜日拜倒在教堂里圣像的面前,诉说自己的烦恼,祈祷上苍赐福。对于许多人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掌握着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界人士来说,他们未必认为冥冥之中真的有个上帝在那里洞察一切,在他的一番祈祷之后,上帝就能真的为他赐福。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虔诚地笃信这一切。我想,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追求和寄托。在精神的追求和寄托中,人才能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心理的平衡。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失去了精神支柱,人就垮了。十月革命时代的一辈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可以改变俄罗斯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此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面对敌人的法庭,可以毫不畏惧地痛斥敌人的暴行,因为他们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为工作,为建设,可以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忍受难以忍受的艰辛,因为他们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今天,俄罗斯贫穷落后的面貌已经改变了,但是往日的精神支柱却破灭了。在人们寻求新的精神家园时,对俄罗斯人来说,东正教是最邻近、最方便的一个街门。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传统,都能在这里寻根探源。因此宗教生活的兴旺是当今俄罗斯最热门的文化现象。远东一家地方报纸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真诚地向她的朋友叙述她在物欲追求

的失落之后，是如何在“上帝”那里找到了“活命之水”的：“由于钱我失去了妈妈。她得病的那天，我得到了很多钱，心里很兴奋，甚至没有发觉母亲病倒了。她病了，躺一躺，明天就会好的，但是明天没有好。妈妈瘫痪了。她当了 34 年语文教师，劳累一生。我在医院侍候她 20 天，终于未免一死。太晚了。但是即使在这之后我也没有懊悔。

伊拉，你知道，话语是最有力量的。它能使人死，也能使人生，它能传布恶，煽风点火，也能使人幸福。我终于找到了这种话语。希望你不会感到奇怪，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怪事。我是在《圣经》里找到它的。大概是上帝的意志吧，它落在我手里。我开始读《圣经》，并且从里面看到了自我。它像一柄剑直插到我心里。我看到我是多么卑下。我曾尽力扫去衣服上的灰尘，但是却不能清除灵魂中的污垢。我明白了，我是肉体的奴隶。我在兽性，财物，金钱面前，在自己的淫欲面前，卑躬屈膝。我看到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渺小，为了一小块黄油就会打得你死我活”。

这位名叫奥丽加的女读者最后在信中说：“假如不是我心里有爱的愿望，我是永远不会抛弃这一切的。这种博大的爱赢得了我的心。我感到自己再不是物品的奴隶，我感觉到了爱的变化和光辉，而且要把这种光辉给予所有希望得到它的人。……上帝说这活命之水随手可取，随意饮用。多么简单。光明已经普照人世，但是我们却看不见它。”

在抚慰心灵的失落方面，在医治精神的伤痛方面，宗教的力量的确是其它任何东西都难以比拟的。本书第一章中描述了当今俄罗斯宗教生活兴盛的情况，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强大的作用。当俄罗斯迈向 21 世纪的时候，东正教文

化正在成为凝聚俄罗斯民族灵魂的精神力量。正像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那样：当拿破仑统率的法国军队进逼莫斯科城下时，俄罗斯的教堂响起钟声，农民们高举东正教的旗帜，唱着圣歌，奔赴波罗金诺战场，去保卫莫斯科。那就是一种凝聚力的表现。拿破仑虽然占领了莫斯科，却不能摧毁俄罗斯人的精神支柱。因此 1812 年的俄国卫国战争，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一曲赞歌。

俄罗斯人在寻求精神家园的行动中，文学是其第二个重要的领域。俄罗斯文学一向是平民百姓的心声。普希金认为，诗人的使命是“用语言点燃人们的心灵”；莱蒙托夫则把诗人比作短剑，比作“市民会议塔楼上的洪钟”，他在诗中写道：

你的诗句如神灵曾在空中飞翔，
而你那崇高思想的回音，
有如市民会议塔楼上的洪钟，
在欢庆或遭灾之日轰鸣。

俄罗斯文学是人民的心声，也是人民的喉舌。那些表达人民意愿，体现民族性格的伟大作家自然而然地被人民群众看作精神领袖，他们的故居、他们的庄园、他们到过的地方，仿佛也成了一片珍贵的精神乐土。这就是为什么一代一代的俄罗斯男女老幼朝圣般地涌向“雅斯纳亚·波良纳”（托尔斯泰故居）和“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普希金流放地）等作家故地。苏维埃时代的作家被授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称号，一向备受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但是苏联文坛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作家们的处境也发生了天渊之别的变化。有的被供奉在文学的殿堂里；有的则被驱逐，被迫离乡背井，侨居国外；有的则被封禁、被压制，有口难开，读者早已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随着苏维

埃国家的解体，那尊贵的文学殿堂也被打得七零八碎，只剩下了残砖破瓦，断壁残垣，已难再作人们的精神家园。于是，心灵失落的人们，怀着热切的心情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被封禁的作家和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作家。于是，俄罗斯的报刊和出版社争相发表和出版遭封禁的和侨民作家的作品。侨民文学的回归和遭禁作品的开禁便成了 20 世纪末俄罗斯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论述了这两个方面的情况。

苏维埃时期被封禁的文学作品，情况千差万别，思想内涵，艺术价值，良莠不齐，不能一概而论。其中确有艺术精品，堪称俄罗斯文化宝库中的传世之作。如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的小说。但是有许多作品，发表之初，曾引起读者的一阵激动，造成一时的社会轰动效应，然而过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至于那些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作家，他们远离故土，割断了在俄罗斯生活中的根，创作成了无源之水；为了在国外求得生存，努力挤入所在国的文化园地，不得不处处适应所在国读者的要求，因而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生活在俄罗斯的广大人民要在他们的作品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恐怕很难得到满意的回答。于是，饱经忧患的俄罗斯人最后又把期盼的目光投向了久盛不衰的俄罗斯文学，投向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

1999 年是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诞辰 200 周年。俄罗斯人为了迎接这个盛大节日，掀起了纪念普希金的热潮。普希金是俄罗斯人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本书第四章详尽地阐述了当今俄罗斯的普希金热。俄罗斯人目睹在经济大潮中精神的失落，力求以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抵制那些欺世媚俗的文化

赝品。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普希金是他们的文化英雄，是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

无论是野兽在林中吼叫，
或吹起号角，或响起雷鸣，
或少女在山冈那边唱歌——
对于每一种声音，
你无不在那寂寥的空中
顿时就做出回应。

这位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用诗歌“唤起善良的感情”的诗人，他的作品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文化，正是当代俄罗斯人深感失落而渴望振兴的东西，正是在普希金身上他们才感受到精神家园的温馨。普希金是俄罗斯的普希金，俄罗斯是普希金的俄罗斯。当俄罗斯人在社会体制转轨时期的纷乱中告别 20 世纪，跨入 21 世纪之际，他们高举的是民族文化的旗帜，种种欺世媚俗的所谓“文化快餐”，在普希金的阳光下都将黯然失色。

第三个方面便是哲学。苏维埃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占统治地位。苏维埃国家解体了，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被摒弃，而且被贬损、被攻击，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那么，俄罗斯人现在崇尚什么哲学呢？俄罗斯人面临着众多的选择。有的人转向西方，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种种流派的信徒，当然，也有人仍然矢志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但是，在许多俄罗斯人看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曾一度繁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则更感亲切。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总是在自己的民族传统中寻求精神力量。本书第五章重点介绍了当前在俄罗斯最受重视的三位宗教哲学家——别尔佳耶夫，罗

赞诺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及他们的基本观点。在失落中寻求的俄罗斯人惊喜地发现,本世纪初的宗教哲学家们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独到的理解和研究,他们的著作尘封几十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在现在的情况下,研究他们的著作和学说,不仅新鲜,而且使人们获得了一种震聋发聩的对自己、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为自己为民族找回了尊严。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找回自尊、找回自信,这就是当前这些宗教哲学家备受青睐,成为一个文化热点的原因。

俄罗斯人在失落后的寻求中,表现出一条清晰的轨迹,那就是在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求精神的家园。宗教是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学是表达俄罗斯人民心声的俄罗斯文学,哲学是俄罗斯的宗教哲学。这些都是当前涌动在俄罗斯大地上的文化热点问题。我们可以窥见,当俄罗斯跨进 21 世纪的时候,它的文化发展趋势也必定是沿着民族文化传统的方向发展的。经济体制的变革和政权的改朝换代,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成分和因素,但是一个具有深厚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其文化的发展总是不会脱离自己的传统的。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不仅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是发展新的民族文化的必要前提。这是我们从俄罗斯人在失落后的寻求中所得到的启示。

本书第六章《神话思维演变中的苏联电影》可以说是为我们上面的一番话做了旁证。电影是门综合艺术,是个新的艺术门类。本章展示出苏联电影的发展历程就是这个新的艺术品种同俄罗斯传统文化不断结合、不断演化的过程。一代一代的苏联电影艺术家都锲而不舍的要在苏联的银幕上展现出俄罗斯民族精神。苏联电影依据俄罗斯文学的强大优势创造了它

的几度辉煌,使苏联成为堪与美国好莱坞对抗的电影强国。

本书各章是在统一构思下由各作者独立完成的。可以说,每人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风格。我们认为,这种写法,看起来不够统一,但显示出风格的多样性,也许读来更有趣味。本书作者都是多年从事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学者和专家,现依次简介如下:

李毓榛,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俄苏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撰写序言、禁书热部分)。

任光宣,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俄苏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撰写宗教热潮部分)。

周启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俄语文学博士(撰写俄侨文学部分)。

查晓燕,北京大学俄语系讲师,俄语文学博士(撰写普希金热部分)。

赵桂莲,北京大学俄语系讲师,莫斯科大学文学博士(撰写宗教哲学家部分)。

贺红英,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俄语文学博士(撰写电影部分)。

单之旭,北京大学俄语系博士研究生(撰写俄侨作家简介部分)。

李毓榛

1997年10月

于燕北园



主创人员合影

顾 问：季美林

主 编：孟庆枢

李毓榛

责任编辑：李天民

到了二十一世紀包括
中國文化在內的東方文化
將在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基
礎上再現輝煌

李亞林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21 世纪世界文化热点丛书

总 顾 问 季美林

主 编 孟庆枢 李毓榛 钱林森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化 乐黛云 吕同六 汤一介

许 翔 张玉书 张满隆 林 林

国外顾问

麦克·克莱教授(英国著名文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李比雄教授(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欧洲跨文化学院院长)

詹姆斯·费尔南多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英瑞池·波赫教授(德国梯也尔大学东亚学院主任)

卡默多·黎森·托罗萨纳教授(西班牙马德里大学)

尤伯托·埃克教授(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作家)

长谷川泉(日本著名学者、文学博士)

李炳汉教授(韩国汉城大学、韩国中国学会会长)

目 录

1	解体后的求索	
	——代序言	(1)
2	俄罗斯当今的宗教热潮	
	一 修复重建教堂	(4)
	二 广收天下教徒	(9)
	三 教会威信增高	(12)
	四 出版、广电的宗教热	(23)
	五 宗教与文学创作	(32)
	六 宗教与文学研究	(49)
	七 宗教热潮探源	(59)
3	俄罗斯发表“禁书”热	
	一 80年代末的一道风景线	(71)
	二 “长期锁在抽屉里的”作品	(75)
	三 “出土文物”重放光彩	(91)
	四 历史是公正的	(116)
4	“俄侨文学”的回归	
	一 “侨民文学”之景观	(121)
	二 俄侨文学的回归	(129)
	三 在华俄侨文学之开发	(144)
	四 “外国俄罗斯文学的昨日与今天”	(146)
	五 “纳博科夫现象”谈片	(164)
5	俄罗斯的普希金 普希金的俄罗斯	

- 一 俄罗斯诗空里不落的金太阳 (177)
- 二 俄罗斯人永远的同时代人 (181)
- 三 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 (214)

6 备受青睐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

- 一 别尔嘉耶夫——“人”和“自由”的捍卫者 (241)
- 二 罗赞诺夫——用心感知，让心说话 (260)
- 三 梅列日科夫斯基——灵与肉孰更神圣 (274)

7 神话思维演变中的苏联电影

- 一 光辉的开端与明确的方向 (289)
- 二 《夏伯阳》：“神话时代”的开端 (299)
- 三 神话模式的发展与完善 (308)
- 四 偏离神话的新时代的到来 (318)
- 五 年轻一代的新思维、新风格 (327)
- 六 战争题材电影创作的反拨与发展 (339)
- 七 悲哀与欣慰：模式束缚下的古典遗产 (352)
- 八 舒克申：独树一帜的道德探索 (366)
- 九 神话的幻灭 (373)

8 附录：俄侨作家简介 (383)

俄罗斯

当今的宗教热潮

